

文 學 叢 刊

星 雨 集

陳 敬 容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三元七角

星雨集

陳敬容著

發行所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
海關路口
鉅鹿路
路一四二號
弄八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八集

共六十冊

古屋 伍子胥 清明時節 春草 嬰 山谷 小人小事 金蠟子

王西彥 馮至 張天翼 靳以 梅林 劉北汜 巴金 李廣田 長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星雨集 切夢刀 落帆集 心字 南德的暮秋 大馬戲園 行吟的歌 詩四十首

陳敬容 李健吾 唐弢 盧劍波 蕭乾 師陀 方敬 杜運燮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報告 戲劇 詩歌 詩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題記

這些東西，只因了我一個偶然的願望而被印了出來，因了一個想保留一點創作過程底清晰記憶的願望。

第一輯同第二輯寫作時間相差好幾年，第一篇隕落，還是十年前作爲一個嘗試而寫出的，以後我并行着寫詩和散文，直到畜類的沉默那篇以後，我就耽置了散文而專注於詩。

這一耽置就是四年，四年來我在荒涼的西北高原做了一場荒涼的夢。走出夢境後我又疲倦又興奮，創作的慾望炙灼我像火一樣。第二輯就是這猛火下的一部分作品，在半年內寫成的。

前後兩輯中顯然有一個大的殊異：第一輯中多半是從閉關生活所發生的壓

抑而窒悶的聲音，第二輯中則是來自比較開擴的生活的比較自由和爽朗的歌唱。
我感到一陣雨滴底洒潑——溫暖而光明地，那決不是雨，而是像雨一樣落着的星光。

一九四五秋，重慶。

目次

題記.....	1
---------	---

第一輯

隕落.....	三
驢夫.....	五
臥佛.....	一二
父親.....	一六
望子的歸來.....	二四
流亡圖片.....	三二

津站某日.....四〇

天使之囚.....五〇

足音.....五四

荒場之夜.....五六

夜街.....五八

靈點.....六〇

畜類的沉默.....六五

第二輯

石室夢.....六九

投擲.....七一

病室黃昏.....七三

杜鵑.....七六

渴意.....七九

四月之憶.....八一

昏眩交響樂.....八三

橋.....九〇

夜雨.....九三

手.....九六

櫻桃河.....九九

疲倦的靈魂.....一〇四

尼庵外.....一〇九

獨語.....一一三

犧牲節.....一一六

綠色和紫色·····	一二六
山村小住·····	一三二
月夜·····	一四一
黃昏的故事·····	一四六
街·····	一四九
黎明·····	一五六
動盪的夜·····	一五九
火炬·····	一六三
希望的花環·····	一六七

第

一

輯



隕落

這是誰底脚步聲呢，又輕又細，在窗外格格地，平勻地響着。是小雨滴嗎？——可愛的圓潤的小雨滴。在少雨的北方，夜中微雨因一種特有的甜蜜之感而變得珍奇了。

然而我立時記起，該是那個甲虫又在紗窗上飛撲；每晚，當我底倦眼徐徐下沉時，這低微的格格聲就模糊成一片夢底飄忽的絃樂。

但我現在是醒着嗎？

一絲微風輕輕飄過，落在槐樹底葉子上，碎了——不，碎的是夢裏白髮，那我剛握着時還是長長的美麗的髮絲，後來全變成雪白，碎在我底手中了。

不是下着雨嗎？怎麼不聽見滴滴的清聲了——也許剛才才是母親眼中的淒迷

的
雨
吧。

真記不清了，哀愁和歡愉一樣地容易失落。

秋霜一般的銀髮還在我底手中，是碎成了細屑的，不復是縷縷的了。每一粒細屑現在跳躍着，映出各種色調的往事，令我吟味着秋天黃葉衰草的清芬，和寒冬霜雪的冷艷；又像是夏夜的郊原裡，一顆金色的星子悄悄地隕落……

一九三五春，北平。

驢夫

給驢子喝夠了水，任它在草地上遊息着，年青的驢夫也在一棵龍爪槐底垂蔭裡坐下。

六月午後的太陽把血一樣的紅光投射到西山上又折斷了，閃照着凸處而給凹處以陰暗的影子。雲像是給誰底手揉亂了的，那樣一片一片地，一堆一堆地，塞滿了天空，令人瞧着多悶氣呵。驢子垂着頭一聲不響地站着，還不時伸一伸長耳朵呢。幹嗎山門前那石獅子老是靜靜的，它底赤裸的背也該給太陽晒得怪疼了吧。年青的驢夫自己揮一把汗。

龍爪槐的葉子密而且厚地倒垂下來，籠罩着一方陰涼的土地。樹上有鳴蟬拉長了紡綫一般的聲音，知了知了地唱着。這樹蔭裡小小的世界多美好呵，而且你瞧

多綠呀，這一片，綠得多可愛——綠的葉子，綠的天！想着想着自己的一切全綠了，哦，全綠了呢……年青的驢夫來在一個深山中：多少高高的大樹撐開着如一把大傘，遮去了日影。這些大樹之間是壘壘的荒墳，墳上蓬蒿沒人，沒有一座墳前有一塊殘敗的碑石。年青的驢夫如一個長途旅行者休息，他整日的疲倦於黃昏的途中，兩手支着頭，靠着一棵不知名的樹坐下來。

「你呀——」

驚訝於這熟習的聲音，他急忙地回過頭去。

「哦，爸爸，你嗎？」

爸爸沒有作聲，臉上直打皺，嘴唇微微翕動着，挨到年青的驢夫身旁坐下；他底眼睛黝黑而深陷，呆呆地凝視着脚尖。有什麼好看的东西麼，在那破舊的鞋尖上？

「說話呀，爸爸！」

沒有回答。寂寞爬滿了青年驢夫底全身。他無可奈何地伸一伸腰，又舉眼望着

爸爸，望着爸爸臉上摺疊的皺紋。慢慢地一幅日落西山的圖畫展開在那些皺摺之間了：一條細石小徑從一間窄小的茅屋向着前面拉長拉長，他自己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坐在茅屋門口，望着這條無盡長的路；看看太陽已下山了，烏鴉飛得遮去了半邊天。這孩子似乎等得有點不耐煩了，無聊地打着呵欠。來了，來了，一陣叮叮的銅鈴聲一路抖着散開。一位和藹的老人騎着一匹純黑的驢子，從小徑的灣凹裏漸漸走過來了。孩子底臉上浮起了笑容，連跑帶跳地趕過去牽着驢子：『爸爸呀！高興地叫。』

怎麼哪，這幅畫又收了起來。年青的驢夫看見許多皺摺之間有一雙可怕的眼睛向自己瞪了一下，又從鼻子裏哼出一聲。

他把眼睛移向別處，在一顆墳頂上驚駭地釘住了。他看見那顆墳從頂上冰裂開來，現出無底的黑洞，墳上的蓬蒿分列於兩邊。再看看自己底父親，哦，變了變了，變成了一個骷髏，一堆已朽的白色的骨頭立在自己身邊。年青的驢夫不敢作聲，默默

地向後退着，退着。

骷髏卻說話了：

『孩子，這匹驢子跟了我好些年，怎麼你還這樣毫不憐惜地使用它？讓我帶走了吧。』

骷髏說完便攢進那冰裂的墳中，一聲聽慣了的驢子底長鳴自墳中傳出，裂口慢慢地自己合攏來……

『呵呀——呵，好睡！』

打着呵欠，看太陽已落到西山背後去了，無邊的雲海凝在天際，碧雲寺底喇嘛塔閃着白光，那匹驢子正在草地上伸長着頸子叫呢。年青的驢夫站起身來，走過去撫拍着驢子底背，它仍舊在叫着。怎麼老是叫呢，想是口渴了，牽到溪邊給它點水喝吧。

『怎麼哪，水也不肯喝了？』

驢夫無可奈何地又把驢子牽開，有什麼東西塞在心頭了呢，緊緊地怪難過。想這時候趕最末趟生意的人一定很擁擠，今天遊山的人這樣多，誰不願趁這日落後跑一趟驢子呢！但是他知道自己這匹驢子今天實在太累了，在烈火般的太陽下不知跑了多少趟；就是自己，跟在乘客和驢子身後也跑得一背熱汗了，想在哪儿歇歇也好吧；可是還得跑，還得跑，而且還得時時鞭打着驢子。當每一鞭擊到驢子底背上時，年青的驢夫就覺得自己背上也被人抽了一鞭似的，刺刺地痛了。

多冤呀，爸爸還說自己毫不憐惜地使用這匹衰老的驢子，他哪兒知道自己也和他一樣愛這驢子呢，除了爲生活之外，每天黃昏裏坐在驢背上行走在山道之間，看暮雲將散中，三兩顆星子自天邊出現，一天的疲倦便在一曲短短的山歌裏換來無限的歡樂了。驢子底偶爾一兩聲長鳴，與行路時頸上叮叮的銅鈴聲，如像奇妙的絃樂，常常使年青的驢夫底幻想飛到遙遠的天邊。

「假如我底驢子死去了……」